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第二十四回 歪和尚見色迷心 無恥奴瞞天設計

且說金少夫人坐在靜波房裡，說著話兒，講到她丈夫死了的那一番說話，便覺蹙著雙眉，黯然欲涕。靜波見了那一副幽怨可憐的樣子，越發得筋骨都酥，心窩奇癢，口裡說著應酬的說話，一雙賊眼，卻緊緊的盯在金少夫人身上，上上下下地看一個不祝誰知靜波在那裡偷看著金少夫人，金少夫人也在那裡偷看著他，見靜波這樣的呆看，不覺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便低下頭去，裝做不見的樣兒。那靜波一面偷看，一面心中暗想：他死了丈夫，各處去齋僧拜佛，料來一定是個有錢的人，不如待我拿些手段出來，拍拍她的馬屁，或者攬掇她就在這裡做一個水陸道場，也好分些餘潤。再轉過念頭一想，就是她打了一個水陸，也不過賺了她幾百塊錢，看她這樣年紀輕輕的少婦，只帶著一班兒家人僕婦，就和尚堆裡亂闖亂跑，各處寺院裡頭去齋僧拜懺，想來也不是什麼貞節的人。只看她方才的樣兒，滿面笑容，貞節婦人，斷不是這個樣子。想是她少年守節，過不慣這孤單冷靜的日子，自己家裡，又是個紳衿門第，不便走邪，只好借著燒香拜佛，作個緣由，要想在和尚裡頭，尋一個主顧，也未可知。我若是花些工夫，吊上了她的膀子，一定有些好處。心中這般想著，那紫光光的臉上，露出一付油滑的樣兒，真個拿出他那全副的工夫來。一陣馬屁，把金少夫人拍得甚是歡喜，就捐了一百塊錢，點那大殿上的佛燈。靜波見她出手闊綽，更加格外的奉承，又勸她既在這裡齋僧，何不就在敝寺裡頭打一場水陸，便誇贊他寺裡的和尚，如何道行清高，拜起懺來怎樣的經規嚴肅。說得天花亂墜，比金山寺裡還要好些。金少夫人聽了，並不遲疑，一口應允。靜波大喜，便請金少夫人，開了金公子的年庚，交給客堂裡的知客，叫他去寫疏頭。又留金少夫人在寺裡吃麵，自己親自相陪，骨碌碌的兩隻眼睛，只向著金少夫人看。金少夫人只當不知，憑他怎生去看，也有時回他一二個眼風。靜波見有些意思，更是歡喜。趁著旁邊的人一個不看見，伸過腳去，有意無意的在金少夫人一雙窄窄的金蓮上碰了一下。金少夫人微微一笑，一些不動，也只當作不曉得的一般。靜波見了，曉得這事兒已有七分，只把他歡喜得骨頭沒有三錢，恨不得飛上天去。

看官且住，大凡一班內眷，無論見了什麼面生男人，都要遮遮掩掩地躲避，若是一個漠不相識的男子，要和她說個話兒，那是千難萬難，弄得一個不好，還要被她翻轉面來，罵上兩句。

獨有見了和尚卻都把他當作自己人的一般，十分親熱，不避嫌疑，不分男女，盡著同和尚滾作一堆。你想那班和尚不過是削掉了幾根頭髮，並沒有把那話兒也一齊割掉，可不是還是一樣的人，一樣也有好色的心腸，一樣也有愛情的吸力！這班內眷和他們男女混雜耳鬢廝磨，久而久之自然免不得就要做出不妥當的事來。所以有些明白些兒的地方官，禁止婦女入廟燒香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更有那一班說笑話的，說這班婦女專愛結識和尚，也有一個道理，和尚相與婦女是一件犯法的事情，他自己決不敢對人混說，婦女們只要相與了和尚，就好保住她永久的聲名。這些說話，不必提它。

只說靜波陪著金少夫人，坐了一回，又和她說定了水陸開壇的日子，恰好明天就是一個黃道吉日，就用了明天的日期。

金少夫人看事已停妥，便要回船。靜波苦苦地留她住下，說明天就要起懺，何必又要上上下下的費事，少夫人不嫌怠慢，就在敝寺住兩天何妨？金少夫人對他一笑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住在你們寺裡，有許多不便的地方，且等明天起子懺再說罷。」說著，又對他使了一個眼色，似乎叫他不要挽留的意思，匆匆的竟自上船去了。靜波眼睜睜地看她去了，挽留不住，只得由她。

這一夜的靜波和尚，好生難過，翻來覆去地再也不敢睡著，一直張開了眼，看著帳頂，呆呆的看到天明。才合了一合眼睛，倒顛倒倒的，做了許多亂夢。到得醒來一看，已是紅日滿窗。

知道遲了，連忙一骨碌扒起來，出去料理那水陸的事情。忙亂了一會，恰好金少夫人已經來了，靜波笑臉相迎，便請金少夫人各處拜佛。金少夫人到各處佛像面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一會，直拜得她嬌喘微微，汗珠點點，面上微微的映出桃花顏色來，更覺得嬌豔異常。靜波見她面上略略的施了些兒脂粉，穿著一身元色衣裳，裙下雙鉤，尖如削筍，覺得常州地方，從沒有見過這般人物，把一個靜波看得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恨不得立時把她攬入懷中，兩口兒團成一處。當下靜波見金少夫人拜得十分吃力，便請她到自己臥房裡頭去坐。靜波親手送上一碗洋參茶來道：「少太太方才勞動了，請用些洋參湯兒，扶一扶精力。」金少夫人一笑，也不回言。靜波又尋些說話出來，和她兜搭。金少夫人也略略地回答幾句。靜波又見金少夫人坐在那裡，一班婢僕雁翅般列在兩旁，心中暗想：這班人立在這裡，不好說話，便想個打發他們的法子道：「你們諸位立在這裡，也沒有什麼事情，只要留下一兩個人，在這裡伺候少太太，其餘的人，盡好到敝寺各處去隨喜隨喜。」眾人聽了，還不敢走，只看著金少夫人的臉兒。卻見金少夫人低著頭把一個手指兒咬在口裡，不知在那裡想什麼心事，停了一回方才慢慢地抬起頭來把眼光斜了一斜，向靜波先打了一個照會，然後對他們眾人說道：「我這裡沒有什麼事情，你們大伙兒一齊同去，隨喜隨喜也好。」說著，又指著一個八九歲的小丫頭道：「只把她留在這裡便了，我有什麼事情，好叫她來叫你們的。」眾人巴不得這一聲，聽了大喜，便一齊一哄的擁了出去，到各處去玩耍去了。只有一個小丫頭立在金少夫人旁邊。此時房間內，只有男女三人，再沒有第四個人，在外間窺探。金少夫人方才抬起頭來，向著靜波一笑，這一笑直把個色中餓鬼的靜波笑得兩眼乜斜，渾身亂裊，看著金少夫人的面上只是賊忸嘻嘻的癡笑，卻想不出什麼話兒。此時靜波看著金少夫人，金少夫人也看著靜波，兩對眼睛就如電光流火一般往來閃爍，好半晌彼此都說不出話來。但覺得金少夫人的神氣若離若合的總覺和靜波有些關會，盈盈不語，脈脈含情，眉目之間隱隱的露出幾分蕩意。靜波也目不轉睛的盯著金少夫人，拼命地看。說也奇怪，金少夫人的舉動竟跟著靜波的眼光上下左右四圍亂轉，靜波的眼睛看到金少夫人頭上，她就把手去摸摸鬢角，靜波的眼光看到金少夫人的身上，她就用兩手去扯扯衣裳，這一種神氣，真是說也說不出來。靜波這個賊忸見了這般模樣，曉得事情已到九分，那欠缺的一分只是不好意思自家開口，當下便大著膽子，捱到金少夫人身旁，和她對面坐下，想了一回，方吞吞吐吐地說道：「少太太的為人真是十分難得，少老爺已經死了一年有餘，還是這般的記在心上，和他各處去燒香拜懺，超度生天，如今世上哪有這樣的好人？想著少老爺在生的時候不知和少太太怎樣的要好，這也是少老爺前世修來的一段福氣，方才娶得著少太太這樣天仙一樣的夫人。」金少夫人聽了低著頭也不回答，只是把手帕子在那裡翻來覆去地弄，面上一陣陣的泛出紅來。停了一回，忽然看著自己的手帕，阿呀一聲道：「怎麼我今天這個手帕子是什麼人換給我的，我自己用的手帕子卻到哪裡去了？」說著便叫那個丫頭道：「彩蓮，你快些到船上去，把我的手帕子找來，須要在牀上各處細細的尋，就是那一塊湖色有花的，你去給我尋來，尋著了給錢你買糖吃。」那小丫頭聽得有糖吃，不分好歹，高高應地答應一聲，迳自去了。這裡只剩了金少夫人和靜波兩人，把個龕燈佛火的和尚禪房變作個色相諸天的大歡喜地。那小丫頭去了半晌，方才回來道：「船上各處多尋到了，看不見個手帕，實在尋不出來。」金少夫人故意罵她道：「好個沒用的東西，一個手帕，都尋不見，回來我自己上船，去拿給你看看。」罵得那丫頭撇著嘴，立在一旁，不敢回言。金少夫人罵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

這一天，金少夫人一直坐在靜波房內，直到傍晚時候，方才回到船上去。靜波留她不住，只得送她出來，卻暗暗的佩服她作事精細，沒有一些形跡露出來。金少夫人到船上去住了一夜，明天一早，又到端明寺來。靜波見了，眉花眼笑地接了進去。仍舊照著昨日的樣兒，把小丫頭支了開去，但見：鴨爐煙裊，寶枕香橫。春融雀舌之酥，夢繞巫山之路；薛瑤英勝衣之骨，楊柳為腰戈小娥。紅玉之軀，瓊瑤作骨。這賊忸正在心蕩神迷，魂銷骨醉的時候，忽聽得許多男人腳步的聲音，直搶到房門口來，把那兩扇門擂鼓一般地亂打，大叫「快快開門」。

靜波吃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覺得耳朵內烘的一聲，好像三魂六魄，一齊飛出頂梁去了。霎時間渺渺茫茫起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外面敲門的聲音，敲得更急。靜波此時曉得事體糟了，只好硬著頭皮，連忙推開了這位少太太，想要跨下牀來。豈知金少夫人聽了外面有人敲門，早已嚇得渾身亂抖，緊緊的把靜波抱住，滿面流淚，顫著聲音說道：「外面有人敲門，這便怎樣，你總要想個

法兒，把你藏過了才好？」靜波見自己身體被他纏住不得脫身，更加著急，把兩手亂推亂揉，想要揉開了她，自己好起來。哪知金少夫人兩手緊緊的合抱攏來，再也推她不動。

正在著急，只聽得外面敲門的人，敲了一陣，不見來開，就聽見有一個人高聲說道：「這個賊禿，青天白日地關起門來，把人家的內眷藏在裡頭，料想不懷好意，你們不要管他，與我打開了門再說。」靜波聽了色勒勒的只是發抖，又聽得有四五個人轟然答應的聲音，接著聽見門上一陣怪響，早驚天動地的響了一聲，兩扇門平空地倒了進來。門外的人，一擁而入，早有一個人三腳兩步的趕到牀前，揭起帳子來一看，見男女兩人，抖在一堆，衣服還沒有穿好，只氣得他大聲嚷道：「這個賊禿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奸騙良家婦女，你們快拿繩子來，把他捆起，等我再細細地問他。」靜波到了這個時候，明知事已如此，倒不抖了，只緊緊地閉著眼睛，聽憑他們怎樣。此時金少夫人的手，已經放開，早有幾個人趕上前，把這賊禿好像拖豬拽狗一般，拖下牀來，緊緊的把他捆好，連衣裳也不許他穿。卻放了女人不捆，讓她穿了衣服起來。只聽得方才進來的人直挺挺的坐在椅上，氣喘吁吁的大聲向女人說道：「怎樣好好的出來燒香，竟做出這樣的事情，我們這般門第，如何坍得下這樣的台。」

說著，只聽見金少夫人只是低低地哭，一句話也不說。那人問了兩遍，問不出來，十分焦燥，又大聲問道：「你怎樣的著了這個賊禿的道兒，快些從直說來，我好和你想法。」靜波聽到此際，偷偷的睜開眼睛看那人時不覺兜的吃了一驚。這一來有分教：貪花佛子，全傾積世之資；無恥狂奴，暗撒漫天之網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